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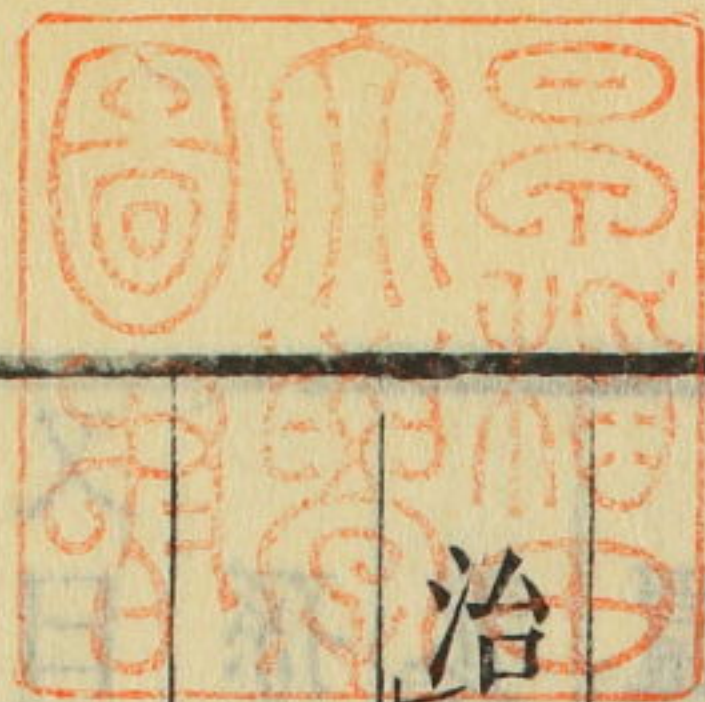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百四十八
至百五十

5412
76
57



門 42
辨 76
卷 57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八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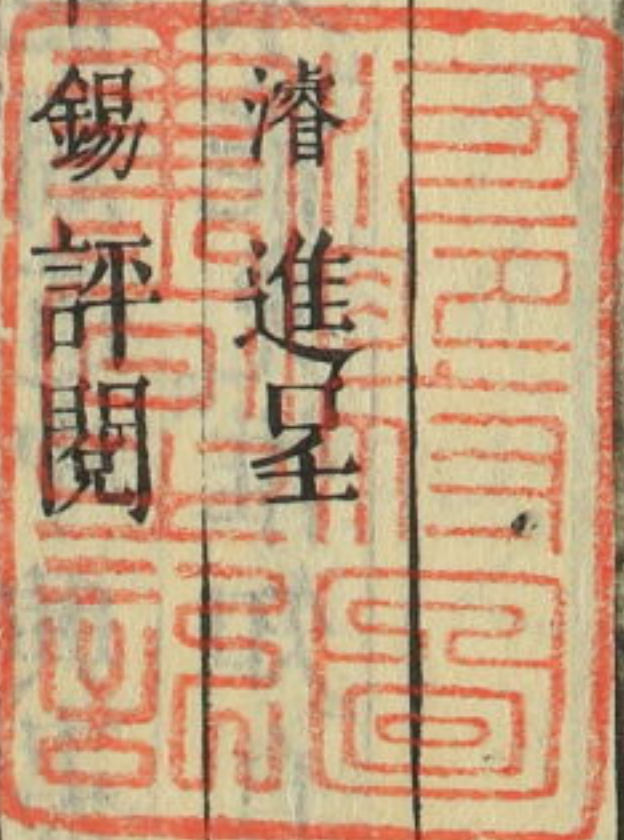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上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母相混淆母



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為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為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為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歡忻和悅。以通羣下之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既脩。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不脩矣。內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

周人逐之。出居于豳。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
卽位。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
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爲治。先內而後外。必內之
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
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丘阜。艸
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
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

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
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
也。劔楯三不當一。萑音完葦竹蕭音蒿。艸木蒙籠。枝葉茂
接。此矛鋌把鐵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
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
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古側字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騶矢之善者發矢道同同中的

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

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

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

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橫也加之以衆

此萬全之術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俯仰之間。臣愚以為用兵之變。豈但大小疆弱之間。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為中國之形。而以兼用漢胡長技。相為表裏。以為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勝之術也哉。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為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

城土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大也又畫計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太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匈奴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建負力

有學後書卷一百四十一
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
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
如此之備也非狄真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
遏邊萌之禍

諫詞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
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爲迺上世之
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
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
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腥膻之醜類侏儻藍縷
之夷獠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爲遺
後之策以此爲足以慰神靈之所想望是乃秦
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
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

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
 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
 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
 蟲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
 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
 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
 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
 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皆非善略
 度勢之言

劉昫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
 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
 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為寇而不能欲為臣而不
 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
 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
 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
 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
 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
 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

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

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為儉狃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急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脩築邊牆。以禦戎馬之衝突。劉貺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八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
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
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
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
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
趨勢使彼違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
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
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鄭元璿使還
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
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
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
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大哉王言
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
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

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太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夷狄得其安哉。而中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候利苾可罕。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候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禦。其衆悉南渡河。

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候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

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爲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茲言。非但爲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畱念焉。

貞觀二十一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

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罕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脇。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

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
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
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
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
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不在於已。則在
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
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
也。曷若脩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
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

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
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
而謀新。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
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
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畱心玩味。則知華夷之
所關係。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孰是孰非。瞭然於
心目之間。而爲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
固而未順矣。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

大學後事不
卷一百一
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
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
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
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
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
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
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
則蹂籍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
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
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

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
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
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
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
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
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
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
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
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
曰錯置乖當此之謂乎

臣按贊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俾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拜而我之部分離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領所以守邊而禦虜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爲國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爲之圖使千載之弊一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贊又言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敘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

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疆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敘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彊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

或夷夏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贄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爲非安邊之令圖臣竊以爲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贄以爲非令圖然則圖之令者豈有過於此哉

大學衍義補 卷百四
贊又曰。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投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

安。疆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眾。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

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恐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還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

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臣按贊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鼂錯之疏竝觀。

贊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又曰。理兵而措

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其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克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贊此言。雖爲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

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人君爲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行事必當。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贊又曰。今四夷之最疆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

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頃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卮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爲用。氣勢以人心爲主。人心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旣壯。則事權歸一。可以

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氣勢壯衰為言。蓋真有見也。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八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

雖天吏亦

留萬人屯田乘兵事將息而用之

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未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賈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恩信卹士卒必豐財貨方

互市惟邊方寧靜則可若用兵萬萬不可

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効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

實寬失事
必誅蒙蔽

料安危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詳而察之。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為無，以無為有，多為少，少為多，邊上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為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為所蔽矣。況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疆

九學後事補 卷之九
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
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曆
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
疆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
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
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內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
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一言。豈但使外夷
無患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軌按公奏
議七下有
密字

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
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
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契丹而設。然
萬世之下。備禦夷狄之方。實不外此。謹準當時
之事。以為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
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

此策不行
徒恣蒙蔽
有虞在郊
關不知為
何誰者

之我

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于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璽書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之向背將領之壯怯已然者當何如而脩飭未
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為營堡某堡當加軍守備某墩臺可廢某蹊隧可塞某處可屯種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

御史守備總兵參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如此則可銷患于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挽其衝突如此則可以遏其侵擾歸奏闕下更令內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訪熟議施行之歲歲以為常其四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如此

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居廟堂者無遙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卻屬兩路之處又未曉

軌按公奏
議將下有
來字

本路將于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
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糧
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請每歲所遣行
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于閣門祇候使臣已
上選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于軍
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

有舊方而
不用惜哉

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
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今撫按薦
武臣不過
循故事若
密令舉堪
戰員役不
拘官職林
恭密報本
部上聞必
得人為盛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今不必盡如
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
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
有智略某人有力某人善騎射
因而試之用為選鋒試中即于本色糧賞外加
以廩食量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戰者于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
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

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礮緊緩。以為進退疾徐分合之節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為泛常。請于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為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為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為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

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疆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簽民與軍相兼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軌按奏議
戰下有則
無乘勢之
氣欲七字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脩京城為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為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議者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為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倣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于驚潰矣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五十九 脩攘制御之策

蓋漢多叛人。陷于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不用中國人。其爲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爲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苟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爲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弗絕而已。或有一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犬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卽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筭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吳育以徐觀其勢之一言為廟堂之遠筭諒哉。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隸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田況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而引

李牧趙充國姚全斌董遵誨事為議且曰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為警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為將者別無儲蓄。況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別于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邊將為燕犒之費。遇有警報勅遣近臣齎官錢赴邊市牛酒燕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

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似非疏體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為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之旨矣末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凡除宿弊興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球于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

凡邊塵起而火藥草場不裁者宜廣防也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四十九
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餼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畜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姦人導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卽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

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于無事之時卽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勅武臣一員于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聖明下其議于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九終

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
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
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
戎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薄城郭。戒門閭。脩

鍵鎖閉鎖慎管籥鎖固封疆。備邊竟境完同要塞。謹關

境上。梁橋塞橋後徑橋。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
大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言

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後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
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
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
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
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
于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則專
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
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

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簿，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于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爲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于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于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

苟具目前，而于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虜除道邪。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爲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爲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

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
始于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管繕之用。伐木取材。
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
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
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捋其來
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
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
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
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于邊關。

無虧于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
大。考諸司職掌。于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
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
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
祖宗之時。遇有營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
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爨。內臣之炊。何所取材。
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
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
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燃。
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甸。別無

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邪夫自立柴廠于易州以來恆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夫之民以爲挑柴夫府縣添設佐貳官以專管之又特勅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

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邪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姑取足用政不必顛顛設官拘拘督責因吾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爲今之計宜移

置易州柴廠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輪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爲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爲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卽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鷓鴣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爲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

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卽于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

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仍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支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

亦因之以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太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為便，乞下辦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雇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邊境壘壁

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

部伍相信為候望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不貪，不懦，不耆。

也強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必四境備而後及于鄰封，諸侯服而後及于夷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脩，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

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為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主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矣

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為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鷲之虜不得以為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

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于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阨陜之闕。順形勢之便。築為邊牆。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為之。其成雖遲。猶勝于不為也。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

關。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為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直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于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千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

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倣戒生于不足也。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

出紫荆口。南揜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揜吭。則其立言之閒。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太勢者之言也。伏望

聖明深以前代爲鑒。防患于未然。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魁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蘭石布渠荅鐵蒺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為中周虎落

外藩

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且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為將軍車千

大學衍義補 卷二十三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竇
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
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
邊有其要不在於臨時而在于平日禦邊有其
道不在於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
王知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于封疆之守尤盡
心焉故于無事之時謀為措置會計考驗凡吾

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
為總會某處為要害某虜最為強悍沿邊之城
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
某虜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為將帥某人可用
為偏裨虜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緩之虜若深
入當于何所而扼其歸某城與某城相接某寨
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
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為圖書而為策寘于座
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殿門
而邊寨城堡將卒戎落皆懸著于目睫之間展

轉于心胸之內。一有警報，卽按圖運謀，因機生智。隨能命將，合衆人之長，集群策之要，政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漠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爲犬羊之敵，勝之不足以爲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夷狄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尚且幾危于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兔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于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旣于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旣自禦之，又通報于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

為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塞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為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為國而又亦各自為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帝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

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臣請遇有邊敵，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于邊將。彼此相應，以為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何議之有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與夫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巖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樹木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

所謂藺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

水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逕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于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于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于眾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于堡。堡統于城。如劈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

次通報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必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燧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于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虜緩急。眾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燉羊角。效魚魷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

之間舉目可見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

終

六十八雜